

南海 I 号 海底捞出的宋朝(三)

“在‘南海 I 号’沉船上，植物考古学家发掘、鉴定了中国出土年代最早的 31 粒胡椒遗存，它们为这艘瓜果飘香的南宋福船平添了一丝热带风情。

胡椒起源于南亚和东南亚，是世界广泛使用的香料之一。它在中国的身影最早见于唐代志怪小说《酉阳杂俎》，但实物证据一直阙如。此次在“南海 I 号”发现的胡椒遗存表明：至迟在 13 世纪中早期，中国人已经利用它烹调食物。



舌尖上的航海史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实验室中，工作人员通过显微镜对一堆堆颜色灰暗、外壳脆弱的植物遗存样本进行了种属鉴定。这需要“火眼金睛”：比如，同是直径仅约 4 毫米的“圆球”，就有花椒和胡椒之分。

鉴定结果显示，“南海 I 号”上有多达 19 类植物种属。其中，水果类和坚果类的出土数量最丰富，种类最多。赵志军说，考虑到沉船海域远离陆地，出土的植物遗存很可能是原本属于船员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它们讲述着舌尖上的航海史”。

在“南海 I 号”上，水果有梅、槟榔、橄榄、荔枝、葡萄、枣、南酸枣和滇刺枣等，坚果有锥栗、银杏、香榧子和松子等。其中，锥栗最多，达 1974 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 63.6%；梅核次之，占 25.7%。

以今人的眼光看来，船上出土的大多数水果是更宜腌制成凉果和蜜饯的品种。例如，梅子的酸度过重，很少被鲜食，一般都是用盐、甘草和糖腌制成凉果，称之为“话梅”，含在嘴里，酸咸可口，生津止渴。“这不是巧合，应是采购者特意为之。”赵志军说，在远洋航行中，腌制果品和坚果更易于保存，营养和口感也不错。

当时，像“南海 I 号”这样大中型的福船多为客货两用。船上除船员外，还有往来的商贾、官员、使节和他们的扈从。在沿途靠岸补给时，人员流动会带来复杂的食物图谱。因此，考古学家发现零星的葡萄、荔枝遗存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甲板上还散布着少量水稻、冬瓜遗存，这两种栽培作物在南宋时已被广泛种植。由于籽粒较轻，很多遗存可能已随洋流漂走，但也有一些稻谷保存完好，甚至连金色表面的细纹都清晰可见。



“南海 I 号”上的黑胡椒遗存。



“南海 I 号”上清理出的部分动物骨骼遗存。



会“说话”的植物

近 20 年，中国植物考古异军突起，成为世界农业起源研究的重要力量。其中，赵志军将“浮选法”带入中国，主张跨学科的考古研究，让遗址中的植物证据“说”出更丰富立体的历史细节。

围绕“南海 I 号”有诸多未解之谜，植物考古新发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链条去一一破解。比如，它的始发港究竟在何处？是福建泉州港，还是广州港？各路学者结合考古实证提出许多看法。

赵志军团队通过原产地分析发现，“南海 I 号”携带的植物种类几乎都是南方品种，其中又以岭南及福建地区特产种类最为突出，诸如橄榄、荔枝、石栗、滇刺枣、香榧、草海桐等。而数量最多的锥栗，更是以福建产的建瓯锥栗最著名。

“根据历史文献、船体构造复原与分析以及对装载货物种类和产地的梳理，我们认为‘南海 I 号’很可能是由泉州起航，驶向东南亚和南亚进行商贸活动。”赵志军说。

此外，植物遗存发现的位置和数量分布也隐藏着许多信息。赵志军说，此次提取植物的探方是按从船首至船尾顺序分布的，“梅子和锥栗出土数量和平均密度最多的探方，都在与船员生活区相关的船尾处，说明它们可能是船员的食物。”

在“南海 I 号”所处的南宋，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侵扰，北方贸易通道几乎中断。在此背景下，南宋皇帝转而从海外贸易换取白银，让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一个高峰。

在马尼拉大帆船穿行南洋数百年之前，“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的宋船已经深入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波斯湾等地，带来物易人往、文明互通的历史图景。与之而来的还有农业全球化。

在赵志军看来，一粒小小的胡椒也反映了历史。在传入中国后很长一段时间，胡椒消费普遍依赖进口。因此，它被文献记载为一种上流阶层的奢侈品。但这种局面因为海上贸易的发展而发生改变。

据新华社

考古学家从“南海 I 号”船体厚厚的沉积地层里，详细分析一切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痕迹，其中就包括动物的遗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吕鹏带领的团队正在将这些破碎的动物遗存逐步“解码”。通过解码，骨头“讲”出了令人意外的精彩故事。最新动物考古学研究表明：“南海 I 号”上携带着鸡、鹅、猪、牛、羊等家养动物，同时捕捞海洋生物，如螺、贝壳和鱼蟹，以扩充食物来源。

“南海 I 号”动物解码

老鼠为何缺席？

吕鹏说，“南海 I 号”上最多的是 86 件羊骨，分为绵羊和山羊；还有 46 件鸡骨、40 件鹅骨、9 件猪骨、1 件牛骨，这些动物考古资料证实和补充了宋代文献的记载。

在这些骨头中，一种理应常见却“缺席”的动物让吕鹏颇费思量——那就是老鼠。他想起了同为宋代沉船的福建泉州湾后渚沉船上，最多的动物遗存就是鼠骨。

这种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沿着缆绳和舢板行动的啮齿动物在远洋航海中臭名昭著。在航海过程中，因老鼠引发的卫生与防疫问题不胜枚举。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 14 世纪中叶起肆虐欧洲的黑死病。人们普遍相信，来自欧亚草原的老鼠乘船来到欧洲，制造了人类历史最为惨痛的流行病事件。

吕鹏认为，“南海 I 号”上缺少鼠骨有几种可能，“一是我们正在清理，还没最后确认有没有；二是老鼠骨骼较轻，可能随洋流飘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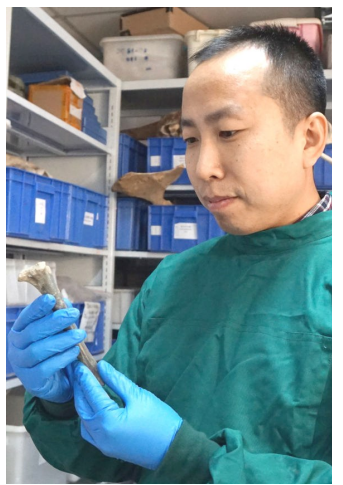
“不管怎样，老鼠或者说动物防疫，肯定是当时船上的头等大事。”他说，否则远洋航行是不可持续的。

从动物考古的视角，“南海 I 号”同样隐藏着交流和贸易的线索。泉州湾后渚沉船上仅发现了猪、羊、狗这三种家养动物，为何“南海 I 号”会在动物种类和数量上有这么大的不同？

“是因为港口不同、或者船员地域构成不同？还是另有原因？”吕鹏说，不管怎样，丰富的动物资源折射了港口的繁盛。

宋代船员怎么活？

还保存着部分立体结构的“南海 I 号”是一条典



吕鹏正在观察“南海 I 号”出土的羊骨标本。

型的“福船”：长宽比例较小、耐波性好、装货量大。吕鹏结合之前的经验，认为船上动物很可能被豢养在一个固定区域，“宋船都有着明确的舱室分区”。宋代远航船员较多，经常有百余人甚至上千人。他们分工明确，有船主、纲首、艄公、招头、作头、碗手、水手、火儿等。其中，船主地位最高，或兼纲首，如无船主在船，则纲首是一船之长；其后依次是艄公、碗手、水手等。

吕鹏表示，在随船携带动物资源相当有限的前提下，对肉、蛋、奶的享用应该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这意味着，地位较低的船员们可能无缘享受到这些家养动物的好处。船上的“上层人士”日子则“滋润”得多。通过分析骨头上屠宰和火烧的痕迹，考古学家确信：在这艘 13 世纪早中期的远洋贸易船上，烧烤肉食所产生的、蒸腾的油脂香气曾长久萦绕在甲板上。

在遗存里，考古学家还发掘出一些“玩具”，比如一段被人工打磨过的鱼脊椎等。船员们会将一些动物残骨制成骨器，以打发闲暇时间。吕鹏说，至于它们是来自思乡的游子，还是慈爱的父亲，“那就是考古之外最美好的想象了”。

据新华社